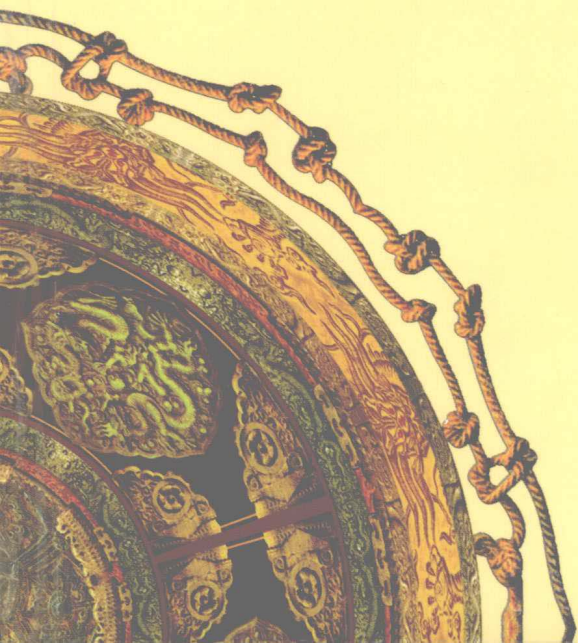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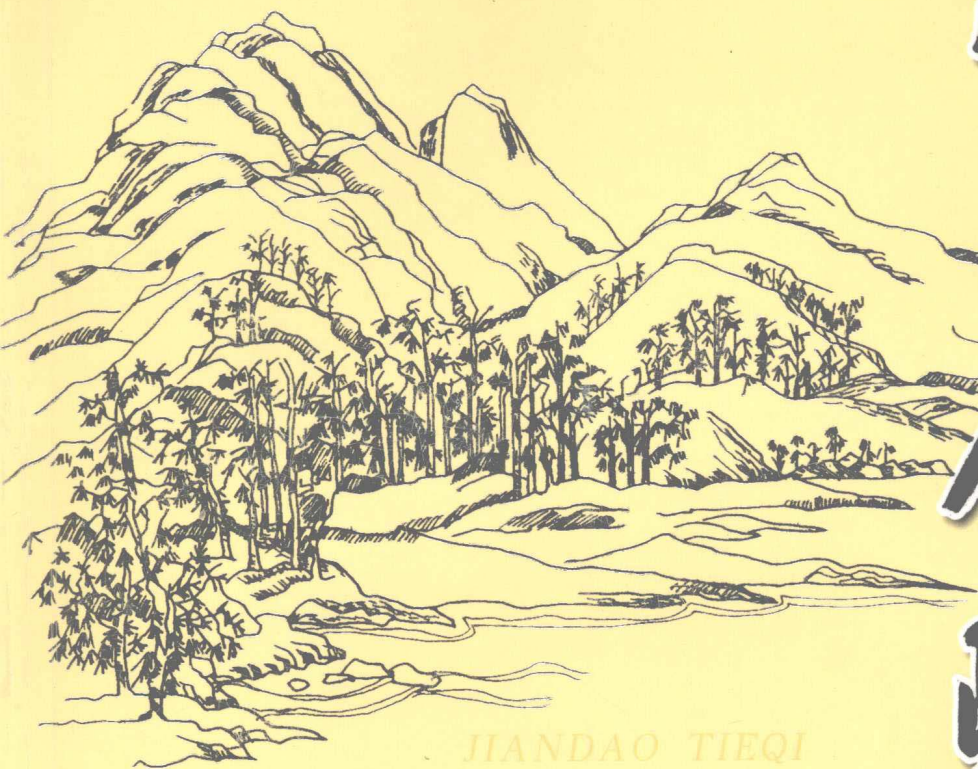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幼谦◎著

閩島鐵騎

JIANDAO TIEQ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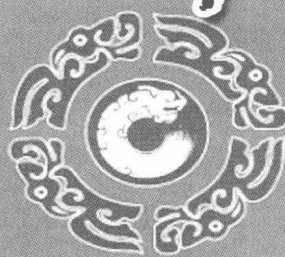


APG 安徽人民出版社

李幼谦◎著

張口
說
歷史

閻島鐵騎



APG
安徽出版集團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汪鹏生 吴 筠 封面设计:宋文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间岛铁骑/李幼谦著. —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2008.6

(张口说历史系列)

ISBN 978-7-212-03249-4

I. 间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3788 号

间 岛 铁 骑

李幼谦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:230071

发 行 部:0551-3533258 3533292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制 版: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市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10×980 1/16 印张:19.25 字数:310 千

版 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12-03249-4

定 价:28.00 元

印 数:00001—05000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内 容 简 介

中朝界河图们江里有一片滩地,属于中国的吉林省延吉地区,清末道光年代起,朝鲜人民通过界河到这里开荒种地,清政府也在这里设局收税,边境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往来,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。韩国人把这块土地称为“间岛”,早就觊觎中国土地的日本人则别有用心地打着保护韩民的旗号,武装强制渡江,并且连延吉四县都派驻军队,把大片土地称为“间岛”,妄图侵吞这块广袤的宝地。吴禄贞携周维桢、柏文蔚等爱国将领主动请缨,三赴延吉。

第一次:在图们江、长白山实地勘测两千多里,绘制出有史以来第一张《延吉边务专图》;制止了边防部队的哗变,联合了夹皮沟绿林好汉韩登举的武装力量,与自己曾经的教官——日本间岛派出所所长斋藤斗智斗勇,扼制了日本人的大规模入侵。

第二次:去延吉任帮办,与宋教仁、廖仲凯、柏文蔚等革命志士署理军政,搜集典籍,写出20多万字的《延吉边务报告》,收回矿山,兴办学校,英勇抗敌,使日方种种阴谋破产。

第三次:任吉林边务督办后,建立了“戍边楼”,与日方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,最终迫使日本撤军,并在1909年签定了《中韩界务条款》,明确规定了延吉属于我国的领土范围,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主权。

书中描写了中朝人民和睦相处、并肩战斗的生动故事,塑造了一批有胆有识的戍边英雄。

目 录

引 子 / 001

1. 祸起萧墙 / 008

2. 义结生死 / 023

3. 得遇红颜 / 035

4. 天池辨真 / 056

5. 协力驱鬼 / 068

6. 平叛遇师 / 079

7. 阻敌渡江 / 091

8. 借兵威慑 / 108

9. 主动请缨 / 123

10. 走马上任 / 135

11. 定关获宝 / 149

12. 封禁银矿 / 163

13. 意外免职 / 176

14. 惊俗骇世 / 195

15. 重新启用 / 209

16. 当众私奔 / 222

17. 协力筹边 / 235

18. 怒剑出鞘 / 250

19. 血洒边关 / 273

20. 告别延吉 / 286

引 子

1967年7月的一个夜晚，石家庄公园里月色惨白，树影斑驳，铁栏杆七歪八扭，犹如一辆十轮大卡冲撞过，断壁残垣上，一张张斗大的黄裱纸上写着乱七八糟的标语，后面画着扁担宽的红箭头，月光下如同血痕般触目惊心。箭头指处是一座墓园，已被夷为平地，四周堆积着碎砖头、须弥座的乱石头、失去棱角的墓塔。枯草中，最粗的一条石碑斜插在地面上，这条收分尖顶式的汉白玉中有一行隶书：“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绥卿吴公之墓”。

包行看不懂死者身份，他怕死人。缩着脖子蹲在大树底下喘气，身边站着个黑矮胖子，叫石航，扯了他一把：“喘够了吧？该动手了。”

“再，再等等……有……声音……”

石航说：“鸟个声音！那是风，还有你小子的出气声！”

“再等等……”

“再不动手，俺们前几夜就白干了。”

包行不愿意站起来，低声下气地说：“这里，靠近正太车站，万一，下车人没地方去，到这里来休息……俺们不就……”

胖子冷笑一声：“有人没人，俺来这里走街串巷三年了，能不比你一个串联的学生娃清楚？”

包行家与石航家是邻居，还管他叫叔哩。但这个叔叔不务正业，一直流浪在外面，靠给人修鞋修伞维持生活，四处游走，家中老父亲得知他在石家庄，托革命串联的包行来找他回去，他却拉着邻居的孩子来盗墓。

包行从来没有干过这事，夜晚进陵园也胆战心惊，哪里还敢进坟墓？石航一个劲给他打气：“怕什么？肥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你还真当有鬼？”

“这……盗墓，总不是……好事吧……”

“什么不好？他们砸墓的还是革命行动！”

“我们……又不是革命……”



“怎么不是？你知道，那里面躺的什么人？”

“不是……什么将军吗？”

“反动将军！他是袁世凯的六镇统制，人称吴大人，因为反袁世凯，要起兵作乱，被袁大头杀了……”

“反袁世凯？那他还是个好人啊！”包行懂得一点历史知识。

石航摇摇头：“好什么？他死了，国民党高官阎锡山给他写的碑文，这姓阎的是什么人？就是杀刘胡兰的刽子手，你说这鬼将军能好得了吗？”

包行“觉悟”了，站了起来：“那可是个大反动派啊！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’也要造他的反！”

“这才对头！”石航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不造这将军的反造谁的反？！掘地三尺也要踏上一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！你只要陪俺下去，给俺打下电筒，出来后，俺就给你两百块，莫说你串联到上海，串联到广州也用不完！”

包行被他说动了，跟石航刨去浮土，进了墓室。里面的空气污浊，令人窒息，当中一具棺材搁在石头墩上，石航把手电筒递给他，用钢钎一阵乱戳，腐朽的棺木盖打开了，他一阵头晕目眩，赶紧闭眼，双手筛糠一样抖动着，手电的光圈胡乱晃动……

“对准对准！”

听石航吩咐，他只得眯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去：里面躺着具尸体，盖着毯子。又赶紧把眼睛闭了起来。



吴禄贞墓

石航财迷心窍，迫不及待地扯去覆盖物，把已经腐烂的毯子，连着衣服都拂开了——棺木里面，除了一副骨架外空空的。他不相信——妈的，费了几天功夫白忙了？一个大将军呀，怎么可能没有陪葬？看看周围，也不像有盗墓者来过的痕迹，他不甘心，心想，按规矩，死人嘴里总要含着玉石吧？黄金有价玉无价，这么大个人物，嘴里含的玉石一定价值不菲……于是，他吩咐身边的包行：“电筒抖什么？快，给俺照着头部！”

包行哪敢直面骷髅？一想到那龇牙咧嘴大黑洞的眼眶就全身发软，手一松，电筒掉进棺材里去了，砸着什么，“咚”的一声，他吓得一屁股坐到潮湿的地下。

“你这个笨蛋！”石航边骂边去捡电筒，正掉在死者头旁边，拿电筒时，手触及那个硬硬的圆圆的东西，什么宝贝？他赶紧捡起电筒一照，似乎没有五官，惊叫一声：“没头没头，木头木头——”

石航边喊边叫，迫不及待地跑出了墓室。出来透了口气，正要说话，才发现包行没跟着出来，连喊几声也没人答应，不会吓死在里面吧？他硬着头皮又爬进去，拿手电筒一照，小伙子果然躺倒在棺材边，赶紧将他背出来，放到凭吊楼的地上，喊了一阵，没有回声，又在他脸上搨了两巴掌。

包行醒过来，一句话也不会说了。透过月光，见到他瘦削的脸白得像纸，一双眼睛痴呆无神，石航只得自认倒霉，扶他回到自己住处，再收拾行李。第二天，带着他回到吉林延吉帽儿山老家，把他交给包家父母。

包师傅是个伐木工人，一看儿子傻了，出门神气活现的一个人，被邻居带回，怎么丧失了元气？问不出所以然，就要石航陪着去看医生。

正是造反有理的时候，有点本事的医生都被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靠边站了，他们三人把延吉医院跑完，也没人能治好包行的病。一个中年医生见父亲可怜，悄悄对他们说，光明大街有个退休老中医，是朝鲜族人，姓金，治疗这样的病最拿手，你们找他去。

他们要了地址姓名，找到金家，看见那个胡须全白的老中医，也弄不清楚他多大年纪了，但包师傅相信“老郎中少裁缝”的俗话，大夫还是老的有经验，一个劲恳请他为儿子治疗。

金大夫始终眯着眼睛，像坐着睡觉，包家求了半天，他才微睁眼睛，也跟没睡醒似的，声音不大，再三申明，他年迈体弱，早不给人看病了。

反复求告无用，包师傅望着身边的儿子心如刀绞，本来就如豆芽般瘦弱，现在面黄肌瘦，精神萎靡不振，简直是傻子一个，怎么是好？想到这里，父亲给医生跪下了：“大夫啊，您老的医术有名得很，连大医院的医生都佩服，俺就这一个儿子，您老人家不救他，他就是个废物了……”

金医生这才叹口气，要包行过去，把了脉，知道他受了惊吓，就问原因。伐木工说：“要不是停课闹革命，他应该上高中了。就是什么红卫兵串联什么的，他才跑了出去。大概在外面看见造反的打斗受了刺激……”

大夫说：“不是一般刺激……谁把他送回来的？”

老包指着一边缩头缩脑的石航说：“亏得俺们邻居石家老二，把他从石家庄带回来，否则俺儿子就死在关内了……”

老中医再微启双目，只用余光一瞥，就看出这人狼狽蠢大、心虚胆空，严厉地说：“快把得病原因讲出来！”

石航慌乱地摆手：“不，不，不，俺不知道……”

医生又对着包师傅闭上眼睛：“且问邻居查病由。”

伐木工听得明白，也看出了几分蹊跷，医生看病识人，其中定有隐情，冲过去一把抓住石航：“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小子！当年你父亲进山伐木被砸断了腿，不是俺把他背下山抢救，哪来你这个臭小子？如今你小子恩将仇报，把俺儿子怎么了？快说！”

石航这才慌了，连忙声明：“俺，俺没怎么他，你，你儿子串联到北京，想到上海，没钱，找到俺……”

听他声音弱下去，老包更火了：“俺儿子既然能找到你，说明那时他还是好好的，不是你害他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”

石航迫不得已，只得说下去：“包行，他，坐免费火车从北京到了石家庄，找到俺借钱，说要到上海玩。俺也没钱，想起白天看见造反派砸碑平墓，俺想，这里埋葬着大人、将军什么的，墓里一定有金银财宝，就说找到与他平分……”

他如此这般一说，伐木工气昏了头，老中医怒睁了眼，当听到遗体一身戎装却装着木头脑袋时，那雪白的半尺胡须竟然一根根散开、上翘、抖动起来，连声责问：“那墓碑上写的什么？墓铭是谁写的？旁边是否还有两座坟……”

对老人连珠炮一样的提问，石航赶紧答复，见老人站起，步步向他逼

来，摇摇手瘫软在地上：“俺们什么也没拿，是造反派平的坟墓呀……”

老包长叹一声：“俺也不知道哪辈子作了孽啊，儿子竟然去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……”

“你们知道那是谁的坟墓吗？你们知道那里埋着的吴大将军是谁吗？你们知道他有什么功勋吗？你们都不知道？就去动他的尸骨？孽障啊——”

“我们没动他，没动，”石航赶紧声明，又试探地问，“他是……”

“他是民族的英雄！他是反清的义士！他是俺们延吉的顶天柱啊！没有他，俺们珲春、延吉都要被小日本霸占去！没有他，吉林的半壁江山早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……”

包师傅恍然大悟：“那个人……那里面的那个……莫非是吴督办？”

“不是他却是谁？”老中医仰面长啸，泪流满面，“自公之归，我民望公如望岁。为民而死，问公斯民将付谁？吴督办啊！你若不死，中华民国的历史会重写，孙逸仙的革命能早一天成功！……可惜，出师未捷身先殒，吴将军啊！你死得好惨！身中数枪，还被割去首级。葬身异乡，还被人掘墓翻尸……天啊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！”

“你们这些孽障！”老人在一顿捶胸顿足后，对着他们怒斥，“你们这些善恶不辨的家伙，居然干下这样烹龙煮凤之事，延吉老百姓饶不了你们！颠倒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复原，总有一天他的守疆伟业会名扬四海的！”

老包扯下儿子，哭倒在医生的脚前：“大夫，不怪俺儿子呀！他是受蒙蔽的，是无辜的啊！俺就这一根独苗，您老人家救他一命吧，俺给您磕头了……”

“孽障！”老中医猛喝一声，走到屋子中间，抽腿对那跪着的痴人一脚踹去，包行仰面倒下，面白气弱，顿时昏厥。

“儿啊……”老包唤不醒儿子，赶忙转向老中医责问，“这，这是怎么了？你，你怎么能对他下毒手？你不治人也不该杀他呀……”

“谁说俺不治他？”老医生从架上一个罐子里掏出一粒元宵大的黑丸子，叫家人拿到后面去，一会端来一碗黑乎乎的汤水，对老包说，“掰开嘴，给他灌下去！”

听了吩咐，老包与石航忙开了，一个掰嘴一个灌药。灌下药，听医生吩咐，抬他到一张靠椅上，半小时后，包行奇迹般地醒过来，晃着头



四处看看，问：“爹，这是在哪里？俺要回家——”

三人赶紧道谢，老包要付医药费，老中医大喝一声：“滚——”转身进里屋，再也不见他们。

“有德于民民祀之。”

老中医的话没有错，颠倒的历史终于端正了过来。1982年，值辛亥革命暨吴禄贞烈士殉难70周年之际，吴公墓在石家庄长安公园重建，吴禄贞与同时罹难的参谋长张世膺、周维桢烈士终于得以长眠于青山绿水间了。

据有关报道记载：

“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，2005年7月19日上午，在吉林省延吉市原‘戍边楼’遗址前，举行了爱国将领、前清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烈士塑像揭幕仪式！”

吴禄贞烈士是清末著名爱国将领与伟大的辛亥革命烈士，也是一个豪情满怀的诗人，在他的诗集《戍延草》中，热情赞美了延边山河的壮丽和延边人民的勤劳勇敢，为延边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！

而吴禄贞建的“戍边楼”又是最好的历史证明，它见证了一位爱国将领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决心和勇气。在清末那么多次的对外交涉中，几乎无一不是以签订丧权辱国的、割地赔款条约收场的！丢失了无数土地，赔偿了无数白银。而“间岛问题”的谈判结果是唯一的例外，就是因为当时在此戍边的是一位爱国的民主革命者，后来被孙中山先生誉为“盖世之杰”的英雄——吴禄贞！

当年，在戍边楼落成之时，吴禄贞兴奋地登楼远眺，并挥笔写下了《戍边楼落成登临有感》——

“筹边我亦起高楼，极目星关次第收。

万里请缨歌出塞，十年磨剑笑封侯。

鸿沟浪靖金瓯固，雁碛风高铁骑愁。

西望白山云气渺，图们江水自悠悠！”

他当年主动请缨出关，为的就是捍卫这片疆土，为的就是让延边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！他建“戍边楼”，就是向敌人宣告：延边是中国的领土！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还是！有我吴禄贞在此，谁若敢进犯，决无好下场！

为守边，他不辞劳苦亲自带员前往图们江、长白山一带作实地勘测，

此行纵横二千六百余里、历时七十三天。他们用所得的第一手资料，绘制成《延吉边务专图》。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《延吉边务报告》，这两份材料，都是对日谈判的依据，都是彻底击败敌人“间岛问题”谬论的法宝！在他戍边期间，时时处处与日方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，为捍卫延边尽心竭力，使日方的阴谋终告破产！其间，吴禄贞曾一度被清廷调离延吉！那是因为他对日“过于”强硬，日本人向清廷告他的状；那是因为，身为同僚的陈昭常忌贤妒能，告他“独断专行”、“擅其功”，排挤他！总督徐世昌则担心他“过于严峻”，会“惹出事来”！但是，日本人怕的就是他，他一离开，日本人就在边境不断制造纠纷。于是，清廷不得不再度启用吴禄贞，而他以国家、以延边百姓的利益为重，不计前嫌，重返延吉任边务重当他的督办！

当他二度登临戍边楼时，日军已在图们江对岸大量增兵，不断越江骚扰寻事，他不由写下第二首登临戍边楼的诗——

“烽火鸡林戍，筹边两度来。

春风吹细柳，塞月照墩台。

虎节黄金印，骊歌白玉杯。

登楼望长白，处处阵云开！”

此时的长白山已不再是“云气渺”，而是“阵云开”。当然，图们江水也不再会是“自悠悠”，而是波涛涌了！

是吴禄贞再次稳定了延边的局势，最终迫使日本人不得不于1909年9月4日，与清廷签下了《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》，日本人一手制造的“间岛问题”之争，至此才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！捍卫住延边地区的主权，是吴禄贞毕生最光辉的一页，史学家称，延边之争为晚清时期唯一一次未以割地赔款告终的对外交涉！这块版图一直到现在都未改变颜色，吴禄贞功不可没！爱国当学吴禄贞!!!

贼心不死的日寇，于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再度入侵我延边，并在此建“间岛省”！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延边人民才得以从日寇的魔爪下解脱！

抗战胜利六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纪念近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吴禄贞，纪念、赞扬他领导延边军民所取得的斗争胜利，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！没有那次斗争的胜利，岂能谈到后来的胜利？！



1. 祸起萧墙

日上三竿，大清国的慈禧皇太后睡了好个觉，懒洋洋地起来了。众宫女们追星捧月般地围过来为她梳妆打扮，小心翼翼地捧出那些珍宝首饰任她挑选。一名宫女端着一个精致的玻璃盒，盒子宝光莹韵。慈禧打开来一看，是两个描金檀木小匣子，一盒是一双翡翠耳环，如一双碧月，惟妙至极，莹莹闪着绿光。她兴致勃勃地拿起来，试着往耳朵上贴：“啊！这不是张之洞送给我的么？太漂亮了！”

宫女就要为她挂上，她摇摇头，又缓缓地放下来：“哎！哀家早已经光华不在，哪里还能戴如此鲜亮的饰物！”

宫女又打开另一个盒子，一对白玉镯躺在红丝绸的垫子上，显得羊脂般的细腻雅洁。慈禧点点头，宫女取了出来，小心翼翼地给她戴上。清凉丝滑的质感从她并不光洁的手腕上传来，她感叹了一句：“这个张之洞真是识宝之人啊！”

一个得过张之洞好处的小太监连忙奉承：“在张大人心中，老佛爷永远是年轻的呀！”

慈禧有点不高兴：“那在你的眼里，我就老人一个？”

马屁拍到蹄子上了，小太监吓得浑身发抖。好在慈禧近日气顺，看着玉镯，沉浸在对青春的追忆中，没与他计较。乘她高兴，内务府总管李莲英进来跪报：“启禀老佛爷，奴才有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消息！”

闻报，慈禧笑咪咪地问：“什么好事？说出来让咱们都乐乐。”

“喳……今儿早上，御花园里的玉兰开花了……”

“玉兰开花，这个时候？”慈禧陡然变了脸色。

李莲英知道，慈禧是对花草树木十分敏感的人，知情不报，他吃不了兜着走，可这般棘手的消息要是连他都不报，整个皇宫里面便没人敢报了。李莲英捏着一把汗，悄悄地瞄了一眼太后老佛爷。只见慈禧脸色颇为难看，赶紧一脸谄笑掩饰惶恐：“太后老佛爷洪福齐天呀，时令虽过，但玉兰仍然开放，真乃我大清皇家瑞气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慈禧板着脸斥责道，“花开不逢时，必主祸事。异花奇兆，

违反天时，分明带着妖气，你怎么颠倒黑白，以凶报吉？”

几句话把他吓得不轻，他连连告罪：“是，奴才知罪……”

“免了吧！”慈禧对这位偏爱有加的李总管倒也挺大度，“快，快给我把那树砍尽，把那花剁碎，深埋了，以后任何人不能再接近它们！”

公元1907年（清光绪33年，日明治40年），韩国，汉城。

日本驻韩使馆是此处最好的房子，血红的膏药旗趾高气扬地飘扬在屋顶，给整条街都罩上了不祥之色。朱红大门上挂着统监府的大匾，如血盆大口里的黑牙，对行人大张着吃人的嘴，更显得阴森恐怖。门口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卫兵，端着上了刺刀的38年式步枪（也就是著名的三八大盖昭和38年造），把守着大门，街上朝鲜人大多绕道而行，实在要走过这里，也都逃命似地匆匆而过。

忽然，两匹高头大马飞驰而来，马上是两个长衫礼帽打扮的男人。两骑无视面前的太阳旗和卫兵枪口上明晃晃的刺刀，居然对着大门冲去，附近的朝鲜人都替他们捏了把汗：“这像是两个中国商人啊，活得不耐烦了？不是找死吗？！”

他们却像没事一般，直接在使馆门前翻身下马，门口值勤的卫兵竟然向他们立正敬礼，里面有士兵出来，把他们的马匹牵了进去。两人也不说话，疾步走向内殿，立马有人迎了上来，又领他们进了里间。

里屋当中正坐着日本驻韩最高长官，多次出任首相——时任韩国统监的朝鲜太上皇——日本天皇睦仁（明治）亲封的伊藤博文公爵。1905年，即日本在日本海海战（对马海峡海战）获胜后，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首任韩国统监，并于1907年迫使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，将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。但是伊藤博文本人是反对日韩合邦的，在1909年的阁议中他便公开表达反对立场，表示“合并是长期的问题”，这与许多日本对朝鲜政策参与者的想法并不同。当然，他是从日本的利益角度出发考虑的。伊藤博文是使日本迈进现代化国家、成为近代世界列强之一的功臣，但由于他一贯奉行对外扩张政策，在日本国内外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。

两人见到长官，随即礼帽一摘，双脚并拢，为首的行了个标准的军礼，另一个致了九十度的鞠躬礼。

这两个都不是凡人。有军人气质的那个表情刚毅、剑眼星目，具有



大度凝重的非凡仪表。他叫斋藤季治郎，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大学，曾任过士官学校教官，补参谋本部部员。日俄战争期间，曾任乃木希典中将第三军的参谋和旅顺、安东等地区的军政官，是著名的“中国通”。如果他身穿华服，说着汉话，谁也不会怀疑他不是中国人。另一个皮肤白皙、气质温和、金丝眼镜后的一双小眼睛看不出神态，颇有学者风度，此人是日本法学博士筱田治策。

两人如此乔装打扮是负有特殊使命的，他们刚从中国回来，斋藤季治郎立刻向主子汇报成果：“统监大人，此行满洲，从图们江到间岛地区，筱田君和我游历考察了局子街、龙井村、老头沟等要地。”

伊藤博文问：“如何？”

斋藤季治郎从长衫里层小心地掏出一卷纸，铺开来是一张地图。他用手按住一角，筱田治策也走上前来按住另外两只角。斋藤季治郎在地图上指点着：“我们看到，延吉一带位于满洲的长白山下，有图们江流域肥沃的土地，有丰茂的森林，有夹皮沟富饶的金矿……它可以南联韩国、北接满清，还能把延吉、汪清、和龙、珲春四县都囊括在一起，面积辽阔、物产丰富。如为我大日本帝国所有，天皇陛下等于又添一片九州的土地……”

伊藤博文的目光顺着部下的手势在地图上游走了一圈，就像见到猎物的警犬一样，两眼放出精光。“是啊！”他心里面想着，“如果能把这块宝地划归我大日本帝国所有，那不止是添了一块九州之地，日后再图满洲内陆也就有了根据地，于我大大的有利，也不枉天皇陛下对老臣的信任！”

想着想着，伊藤馋涎欲滴地吞了口唾沫，他的手不自觉地地图上虚抓了一把：“有什么办法能将它——”

斋藤季治郎心领神会：“我参谋本部组织的长白山会，专门制造了有利于我们的证据。”

一旁的法学博士筱田治策连忙翻开他的本子：“三十七年前，图们江南岸的钟城一带闹饥荒，韩民纷纷渡江越垦谋生，清廷没有阻止，任其自便。清国慈禧太后当政以来，采取放荒的办法，韩民越来越多，现在竟然达到了十万之众，汉人只占二、三成。垦地也由原来小小的江通滩逐渐向长白一带深入，因此，间岛就不是那一小块江中滩，现在，我

们可以把韩民深入的地方都叫作间岛。”

说到这里，筱田治策不动声色地阴笑了一下：“虽然，中国和韩国早就划定了以图们江为国界。但是，这条江有一条支流叫土门河，‘图们’、‘土门’其音相近，我们只称韩民以土门河为界，那么图们江北的大片土地也可以划入间岛范围，只要算作韩国的领土，也就等于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伊藤博文点点头。

斋藤季治郎又在地图上往西划了一圈：“夹皮沟一带区域，是山东马贼韩登举的势力范围，我们试着和他接触过，尽管他拒绝见我们，但他也不受清政府的节制，我们可以称之为东亚独立国、世界之秘藏，也是可以划入朝鲜据为己有的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！”伊藤博文的目光多了几分坚定，仿佛要冒出烟来，“早在日俄战争时，我就说过，长白山是东亚的阿尔卑斯！谁成为该山的主人，必然能控制东亚。现在，这个日子就要来了。”

“哈依！”另外两人异口同声。

“诸君！听我宣读内阁会议一号机密文件！”

三人肃立，同时站得如木桩一般。

“……间岛问题属于清韩两国多年之难题，一时尚难达到目的。先派遣得当的官员前往该地，以不显眼之方法，逐渐确立我之地位是为上策……暂时取消间岛督务厅官制，派遣至该地的官吏应为统监府所属人员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斋藤季治郎内心一阵狂喜，每根神经都绷得像上弦的箭。不仅仅因为又可以在他国发扬“帝国国威”了，他喜的是，自己又要升官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伊藤博文紧跟着就叫到了他：“斋藤季治郎——”

“哈依！”

“我以大日本帝国韩国统监府最高长官的身份，任命你为间岛派出所所长！筱田治策博士任总务课长，你们尽快把详细的方案报上来！”

“哈依！为大日本帝国，为天皇陛下效力！”斋藤季治郎便将早就深思熟虑过的计划和盘托出，“我们计划……”

“坐，坐下谈！”统监大人一高兴，对自己的得力干将宽容起来。

斋藤季治郎正襟危坐，继续他的侃侃而谈：“卑职认为，统监府派



出所于交通不便之地而同时负有重任，其权限应该相应扩大。”

伊藤博文肯定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可以给你们理事厅相同的权限。如果事态紧急时，我将派驻韩守备部队出兵。”

斋藤季治郎如打足了气的皮球，挺直了腰：“对于清国政府的设施，我们暂时不动他，采取怀柔的方针……”

“但要随机应变，以间岛为韩国领土为前提来处理一切问题。”

斋藤季治郎明白了长官的态度，停止了汇报。

筱田治策接着讲：“关于间岛的开发，我们准备实行以下的办法：开清津港，输入日本商品、中国谷物与矿物；修建轻便铁路，沟通间岛与会宁的交通，并逐渐扩建为广轨铁路；修建派出所的电线，并且在我统监府派出所地方建设街道……”

伊藤博文点头道：“嗯，计划是可行的，但是还不够明确坚定。应该还能完善如下……”

这家伙不愧是日本帝国的能臣，多年从政经验使他异常老道：“要确定间岛是韩国的领土，朝鲜人绝对不可以服从清国的管辖与裁判；清国政府征收的一切租税，派出所统统不承认；清国政府发出的一切通令，派出所也不承认，他们委派的官吏，与当地普通韩民的身份相同……你们记住了吗？！”

两个下属立刻心领神会：“哈依！卑职明白！延吉就是第二个韩国，我们就是延吉的主人！”

伊藤博文终于露出笑容：“嗯！斋藤君不要忘记，你们派遣人员要进行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、地质矿产调查、产业调查、掌管行政事务的人员调查，迅速组织派出所人员成立远征队！”

“哈依！我等间岛派出所全员整装待发！为了大日本帝国，为了天皇陛下！”两人立成两根木桩。

“不！是立即出发！”伊藤博文纠正道：“目前，我国和罗刹（俄罗斯）正在秘密谈判，如果调兵遣将会惊动俄方，有碍谈判进行。你们将所领人马暂时秘密集中在会宁，待密约一签定，你们马上动身！”

斋藤季治郎与筱田治策坚定作答：“誓为韩国新增一道！”

“不，为我大日本新添一州！”伊藤博文阴险一笑，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圈，将韩国、延吉都圈在他的红笔之内了。